

天空中的现代神话

Carl Gustav Jung

FLYING SAUCER: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

Fr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10) Bolligen
Foundation, Inc., 1964

天空中的现代神话

TIAN KONG ZHONG DE XIAN DAI SHEN HUA

作者/[瑞士]C.G.荣格

译者/张跃宏

特约编辑/琴华

责任编辑/方鸣

封面设计/尹凤阁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143,000

版次/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7-5060-0105-5/B·23 定价3.50元

目 录

探索心灵的神话

——译者前言 (1)

飞碟——天空中的现代神话

英文版第一版序言 (6)

引 言 (8)

第一章 传说中的飞碟 (11)

第二章 梦中的飞碟 (28)

第三章 现代绘画中的飞碟
..... (84)

第四章 历史上的飞碟现象
..... (105)

第五章 非心理学眼光中的
飞碟 (119)

结束语 (125)

占星术和共时性

一个占星术实验 (150)

共时性观念的先驱者 (173)

结论 (191)

探索心灵的神话

——译者前言

若要举出本世纪最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又最具有世界影响的聚讼纷纭的公案，恐怕不得不提到“飞碟”。据说这种不明飞行物首次被发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年6月的一天，地点是美国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此后，关于这一形如“飞盘”的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便沸沸扬扬起来，以至于美国军方正式成立了有许多科学家参加的调查机构，专门研究这一惊扰全世界的现象。不过，长期研究的结果颇为扫兴：所获得的若干证据中，靠得住的没什么大意思，而令人称奇的呢，又不可靠。结论似乎是，大部分目击报告经分析确证为有案可查的各种航空活动或气象现象。

但是，关于飞碟的传说却并未销声匿迹。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关于飞碟的。结果被调查者中，相信的人，在1973年是54%，1978年是57%，1988年是50%。就连自认为不仅目击飞碟，而且目击飞碟搭乘员的美国人也有数百万之多！

暂且不论飞碟是否存在，也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这样多人相信飞碟存在，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认为飞碟来自外星这一信念，到底满足了人类的什么需要？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早在1958年写的这本书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明确地告诉读者，他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回答飞碟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探究飞碟现象的心理因素。年过八旬的荣格，再次显露出鬼斧神工般的洞察力和令人喟叹的渊博学识。

在我国，了解荣格心理学的读者可能一般都知道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要义。本世纪初，荣格深受弗洛伊德影响，两人合作五、六年，成为心理学界享有盛誉的权威。后来主要因为观点分歧，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而在内容上，荣格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比如，弗洛伊德强调心理能量里比多的性的本质，并主要以这一原理来释梦，而荣格则认为里比多仅仅是一种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生命过程，对梦与象征的解释不只与性有关，还与古代神话有关。对无意识在人格中的地位和作用，两人都非常重视，甚至以此作为整个心理分析的基础，但是，荣格之区别于弗洛伊德的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人类不仅有对于被压抑的记忆、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无意识，还具有对被压抑的记忆、思想和情感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凭藉情绪控制的象征、表象和主题，自发地出现于表现人类需要和体验的幻想、梦、妄想和神话之中。遗传使它们代代相传，于是，今人可通过集体无意识原型找到自己古代的根。所谓集体无意识原型，是一种本能状态的可见的形象，它在各种伪装下反复出现在梦中、儿童和成人的幻想中、精神病人的妄想

中，以及童话、神话和宗教中。

荣格指出，此起彼伏的飞碟现象便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投射。令人感到非常绝妙的是，在荣格所分析的并没有听说过飞碟传说的人的梦境中，竟然出现了与那些自称目睹过飞碟的人所描述的形象相同的飞碟形象。梦中的飞碟形象与传说的飞碟都呈圆形，这又使人联想到曼达拉（梵文，指圆），即一般分为4个对称部分的经常出现于宗教艺术中的圆形。它的出现代表了心理整合的需要。人的任何自我意识心理倾向都导致对立面在无意识中变得强大起来，为保持心理完整必须通过自我发现和个体的变形而实现其创造性的综合。自我的集中作用，自我的充分实现，以及和谐的统一，都是通过曼达拉来整合的。因此，类似曼达拉的飞碟，实际上表明了经过两次大战浩劫的人类对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躁动的整合的要求。它冲破了意识的压抑，冲出地球，冲进了天空，投射到了飞碟这一幻象之上。

这个看上去颇为离奇的推理过程，不过是荣格对毕生建立起来的心理学体系游刃有余的应用之一。荣格在晚年还独具慧眼地关注过除飞碟以外的许多“荒唐”现象，如占星术、炼金术等等。在研究飞碟时，荣格曾表示：“我必须冒险，哪怕这意味着将我求实可信以及科学判断能力等等来之不易的声誉毁于一旦。”荣格这一颇为义无反顾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科学和迷信应该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但是，在很多时候，人们对二者的区别似乎并不很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多年的中国人，却陷入了最无知最愚昧的个人迷信。这倒不妨根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的观点，把浸透我们血液的几千年的代代相传的个人迷信观念称为“红太阳”原型。自称科学，却陷入了愚昧，现实中不乏其例。相反，荣格敢于“染指”种种名声不好的禁地，却体现出一种向愚昧挑战的科学精神。

作为心理学家，荣格不仅关心每一个个人的具体的心理，他还关心人类的心理。本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类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这或许应该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专家的职业素养吧。不知道是这种忧虑促使他得出飞碟是人类无意识投射的结论呢，还是无意识投射理论导致了他的忧虑。但不管怎么说，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社会科学家，是不会做出丰满的学问来的。

应该承认，尽管有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人的心理过程至今还处于“黑箱”状态，还是科学领域中的“不明飞行物”。有人感叹，我们对月球知道得比我们身上的器官还清楚。这并不夸张。客观上，心理学研究是比较困难的领域，弗洛伊德曾经期望的伟大的神经学家与伟大的心理学家“握手”的思辨与实践全面结合的心理学研究新时代，还没有到来。先驱们的期望和建树仍在激励我们。

本书第二部分是论述另一奇异现象——共时性现象的。作者从占星术实验着手，论述了他认为除因果联系范畴以外另一个规范事物联系的原理——共时性原理。作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知识，使他的推论颇有特色。

1989年1月于北京西八间房

飞碟——天空中的 现代神话

〔原编者按〕 本书最初以Ein modern Mythos: Von Dingen, die and Himmel gesehen werden 为书名出版(苏黎士和斯图加特, 1958), 并标明“献给怂恿我写成这本小书的沃尔特·尼赫斯”。后由 R·F·C·赫尔译成英文并加上简短的附录, 以现在的书名出版(伦敦和纽约, 1959)。这一版作了少量修订。

英文版第一版序言

盛传于世的关于飞碟的传说，对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若干理由的挑战。基本的问题（显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确有其事，还是纯属幻想？对此仍众说纷纭。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幻想，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传说？

对后一问题，我获得了有意思和非常意外的发现。1954年，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周刊》上。尽管文章对数量不小的确信“不明飞行物”（译者注：英文缩写为UFO，以下一般称飞碟）的专家们的严肃看法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我的基本态度则是将信将疑。1958年，这篇东西突然被国际新闻界所发现，成为“新闻”象野火一样从西到东蔓延开去，但是我的原意却被歪曲了。我被说成是一个确信飞碟的人。我对合众社发表了声明以及反映我观点的原件，但这一次野火却悄然不兴了：就我所知，除了一家德国报纸，无人对此一顾。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由于新闻界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反映

世界舆论的盖洛普测验，人们必然得出结论，认为肯定飞碟则受到青睐，而表示怀疑则遭逢冷遇。笃信飞碟迎合了一般的舆论，相反，提出疑问则不合时宜。这就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世界上有一种确信飞碟并希望真有其事的趋势，而一家对此并无特殊感情的刊物无意识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奇怪的事实本身无疑值得心理学家注意。为什么人们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在本书中，我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我去掉了文中那些烦人的注脚，只留下其中一小部分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C·G·荣格

1958年9月

引 言

要

正确估价当代事件的意义并非易事，我们的判断陷入主观武断的危险是很大的。因此，在我打算把我自认为十分重要的对于当代事件的看法传达给有耐心的读者时，我充分地意识到所冒的风险。我将提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报告，以及有关出现在对流层和平流层并以“飞碟”、“圆盘”和“不明飞行物”等名称而流行于世的圆形物体的传说。在我看来，这些传说，或者说这些物体的可能的物理客观存在意义如此之大，使我觉得有必要发出警告，就象在对全欧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将要发生时我的感受一样。我知道，我的声音象从前一样过于微弱，不可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非自以为是的念头，而是精神病学家的良知，驱使我克尽职责，使那些能够听到我的议论的人对于将要发生的与一个时代的终结相伴而生的那些事件有所准备。正如我们从古埃及史中所了解到的，它们显示着心理变化，这些变化总是在一个柏拉图月结束而另一个月开初之时发生。它们显然是心理要素、原型或者过去被称作“神”的心理集合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或伴随着集体心理的漫长的转变。这一转变开始于历

史纪元，最初经过金牛座时期，进入白羊座时期，然后由白羊座时期进入双鱼座时期，后者的开始与基督教的兴起正好同时。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可能发生于春日点进入空瓶座时期的巨大转变。

如果我企图对读者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见解不仅很不时兴，而且十分危险地近乎于那些使世界改良者和“征象和不祥之兆”的解释者的头脑误入歧途的混乱的幻想，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必须冒险，哪怕这意味着将我求实可信以及科学判断能力等等来之不易的声誉毁于一旦。我向读者保证，我并不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坦率地说，我十分关心那些毫无准备地陷入事件的疑云之中并且被这些事件不可捉摸的性质弄得仓惶失措的人。既然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动过心思去观察或者提出这一可预见的占星术变化可能产生的心理后果，我就把在这方面尽我所能视为当然的职责。从事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我已预料，面对坚石，很可能我的斧凿连一丝痕迹也难以留下。

前些时候，我发表了一份阐述飞碟本质的声明。我与爱德华·拉佩特的结论相同，他曾经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专门调查飞碟报告的项目的负责人。我们的结论是：已经看见了某种东西，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要形成关于这些被观察物的任何准确的看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的活动不象实体而象没有重量的思想。除去雷达收集到的一些实例外，至今仍然没有公认无疑的证据来证实飞碟的物质存在。我同这方面的专家马克斯·诺尔教授讨论过这些雷达观察的可靠性，他的看法也并不令人鼓舞。不过，似乎已有

一些经过鉴定的实例表明，肉眼观察结果同时被雷达回波所确认。我建议读者注意凯霍的书，这些书依据的是官方材料，有意避免了别的出版物的不切实际的推测及其天真和偏见。

过去10年，飞碟是否物质现实，一直是个疑问，尽管这期间积累了大量观察性的材料，但它并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明晰的回答。这种不确定持续得越久，这种明显复杂的现象如同可能有物质基础一样，也有极端重要的心理成份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并不奇怪，我们正探究一个自然现象，它之引人注目，一方面由于其频繁的出现，另一方面则由于其神秘的、未知的和的确的矛盾特点。

与别的事物不同，这个对象激发起意识和无意识的幻想，前者引起沉思的推测和纯粹的虚构，而后者则提供了与激发性的观察不可分离的神话学背景。于是产生了如下的情形，即怀有最良好愿望的世人也常常不知道或不可能发现，是有了最初的感觉才产生了幻想呢，还是正好相反，是源于无意识的最初的幻想以幻觉和幻象的形式侵入了意识。我在过去10年所获得的材料为这两种假设都提供了论据。在第一种假设下，客观上真实的物质过程构成随之而生的神话的基础；在第二种假设下，原型创造出了相应的幻象。除这两种因果联系外，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三种可能性，即“共时”的假设，一种非因果的、富有意味的巧合。这个问题从伽里略、莱布尼茨和叔本华的时代起就为人们所思考。这一假设对于与原型心理过程有关的现象有特别的意义。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没有资格对飞碟的物理现实问题贡献任何有用的见解。我只能关注其心理方面，并在下文中心几乎只研究它们的心理伴生物。

第一章

传说中的飞碟

由于对飞碟的报告不仅听起来难以置信，而且看来公然违背了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所有基本的假定，一个人最初作出全然否定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会说，这完全是幻想、幻觉和谎言。报告飞碟的人（主要是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可能清醒无误！最糟糕的是，这些传说的绝大多数竟出自美国这个极乐之邦和出产科幻小说的地方。

为了对付这种自然的反应，我们将先把飞碟报告简单地看成传说和心理产物，然后借助正常程序的分析方法去得出所有结论。

根据这种见解，对怀疑者来说，飞碟报告不过是一个全世界都在讲的故事而已。与一般传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幻觉的形式表达的，或许它最初由于幻觉才得以出现，而现在又由于幻觉才不胫而走。我称这种比较少见的变种为幻觉传说。它与集体幻觉近似，比如，在耶路撒冷包围期间的十字军勇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驻扎蒙斯的军队，以及葡萄牙法蒂玛的教皇的虔诚追随者们，有过集体幻觉。撇开集体

幻觉，还有一些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的有案可稽的实例。例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巫术招魂会。会上，五个出席者中的四个看见一个象月亮一样的物体从巫师的腹部漂过。他们对我 and 第五个在场者显示那物体的确切位置，而我居然一无所见，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可思议。我还了解另外三个实例，每次都有人清清楚楚地看见确定无疑的东西（其中两次是两人所见，第三次是一人所见），而事后都能证明所见之物并不存在。上述实例中有两个当时处于我的直接观察之下。就是精神完全正常而且感觉良好的人，有时也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种人很可能比我想象的多。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检验我们“亲眼所见”之物，所以我们从不想它们实际上纯属于虚乌有。我提到这些有点不着边际的可能性，是因为对于飞碟这一不寻常的事物，必须把各个方面都考虑无遗。

幻觉传说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不寻常的情绪。这一点不同于普通的传说，因为使普通传说得以传播的，不过是大众的好奇心和传布轰动新闻的欲望。但是，使得不寻常的情绪强化为感觉上的幻觉和错觉的，却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激发，因而它出自一种更为深入的来源。

飞碟传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瑞典上空的神秘抛射体的发现以及关于“Foo轰炸机”的报告。Foo轰炸机即伴随盟军轰炸机飞翔在德国上空的发光体。接着，美国出现了不明飞行物的奇怪景象。由于不可能找到不明飞行物的着陆基地，以及无法解释其物理特性，认为它来自外星系的猜测立刻应运而生。这一发展使得飞碟的传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爆发于美国的大恐慌心理联系了起来，当时一部根

据H·G·韦尔斯的描写火星入侵纽约的小说改编成的广播剧引起了疯狂的出逃和众多的汽车事故。这个广播剧明显地打中了与战争的迫近相联系的情绪。

外星人入侵这一基调，被飞碟传说袭用了。飞碟被解释为由外空来的智慧生物所操纵的机器。宇宙飞船显然没有重量的行动以及他们聪明的有目的运动都出于宇宙入侵者超凡的技术知识和能力。由于他们并没有危害人类而且避免任何敌对行为，于是人们假定他们在地球上空露面只是出于好奇或者空中侦察的需要。而且，飞机场和原子装置似乎特别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据此可以推断，原子物理学和核裂变的具有危险性的发展引起了我们相邻星球的某种不安，并促使他们从空中进行精确的勘查。因此，人们感到自己正受到来自外空的关注和侦察。

这些传说实际上获得了足够的官方承认，以至于美国军方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来收集、分析和评估全部有关的观察。法国、意大利、瑞典、联合王国以及其他国家似乎也纷纷效法。在拉佩尔特的报告出版后，飞碟的传说似乎或多或少从新闻界销声匿迹了一年。它们明显地不再成为“新闻”。不过，对飞碟的兴趣和观察并没有沉寂，新闻界最近的报道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建议全国各地成立俱乐部来收集飞碟的报告并进行详细的调查。

传说宣称，飞碟通常呈透镜形，但也可能是椭圆形或象雪茄一样的形状；它们闪耀着各种色彩，或者象金属一样闪闪发光；从固定点观察，它们的速度达每小时一万英里，并且还不时地加速，以至于如果任何类似人的生命一操纵它们立刻就会丧命。在飞行中，它们以只可能毫无重量才能适应

的各种角度变换方向。

它们的飞行与昆虫的飞翔类似。如上所述，飞碟会突然在感兴趣的目标上盘旋一会儿，或者好奇地绕圈，又突然箭一般急速离去，在曲曲折折的飞行中发现新的目标。因而飞碟不会与陨星或所谓的“逆温层”的反射相混淆。它们对飞机场和与核裂变有关的工业装置的兴趣也并不总能得到证实，因为它们在南极、撒哈拉和喜马拉雅等地区也留下了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集中在美国上空，尽管最近的报告表明它们经常在东半球上空飞行，而且飞到远东。没人真正知道它们正寻找或想观察什么。我们的飞机看来引起了它们的好奇心，它们经常朝飞机飞去或尾随其后。但它们也避开飞机。它们的飞行似乎并没有可以识别的一定之规。它们更象一群旅游者，漫无目的地在乡间转悠，在这儿玩一会儿，又在那儿停一下，捉摸不定地转移着兴趣，有时莫名其妙地射向辽远的高空，有时又在恼怒的飞行员的鼻尖底下表演杂技。有时候它们的直径看起来大到500码，有时候又小如街灯。还有小飞碟从庞大的母船溜进溜出，寻求庇护。据说它们既有配备驾驶员的，也有无“人”驾驶的，后者受遥控操纵。根据传说的描述，驾驶者大约3英尺高，或者象人，或者完全不象。也有报告说有15英尺高。它们是正在对地球进行一项谨慎的勘查的生命，深思熟虑地避免一切与人类的遭遇，或者令人不安的是，它们正在侦查着陆地点，企图把陷入困境的别的星球上的生命移居地球，并以武力把地球变为殖民地。虽然它们拥有可以灭绝人类的可怕的武器，但地球上物质条件的不确定以及对未知的传染源的恐惧使它们暂时避免激烈的冲突，放弃了着陆的预想。另一方面，除明显优越的